

美国想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绝非羁绊

美国新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20日中午在华盛顿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用了大量篇幅呼吁美国人结束分裂,实现团结,誓言自己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列出美国面临的五大主要挑战:肆虐的病毒、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系统性种族主义、处于危机中的气候、美国在世界的角色。他对国际问题谈得很少,整篇演说中没有提到中国。

这是一篇明显集中谈论美国国内问题的就职演说,很多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前期的施政重点就是应对他所罗列的国内问题,他的确想在这个过程中至少部分弥合美国社会的各种撕裂,恢复一定程度的团结。如果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话语,他有点像是在号召美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此重振国家。

在《环球时报》看来,他的这个大思路更加贴近美国的真实国情,比其前任特朗普把美国的大量问题归咎于外部力量要理性得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是,中国完全可以成为美国抗疫、解决气候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的伙伴。中美开展合作比两国均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对抗显然更有利于华盛顿新抱负的实现。

然而拜登政府的工作无疑是艰难的。美国现在的现实困难比四年前更多,可动用的资源更不宽裕,而且新政府所倚赖的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并不明显。另外美国舆论大多将拜登看成“弱势总统”,而下台的特朗普则可能保持相当一部分政治动员力,拜登政府的施政阻力不容小觑。

团结是美好愿望,也往往是胜利者进入庙堂后的号召,失败者的态度却是决定木桶能盛多少水的那块最短的木板。另外美国中期选举两年后就到,它几乎肯定要再导致一轮政党激烈争斗。美国社会需要在分裂和团结之间不断切

换,从而增加政治平衡的难度。

然而难得的是,无论团结有多难,拜登总统展现出了正视这个问题的勇气,并将之视为当下美国最应为之奋斗的目标。美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也做好自己的事情,两个大国彼此竞争的刀刃同时向内,而不是彼此互指,如果真能这样,两国都将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世界也将和谐得多。

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的动员,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都有了很大变化,对中国实施强硬遏制的思维在美变得很有市场。人们注意到,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受邀出席拜登就职典礼,这种情况过去从未有过。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布林肯等人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特朗普的对华态度“是正确的”,这些过渡时

期的零星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间将做出回答。有一点很重要,过去四年中美关系恶化,所有冲突都是华盛顿挑起的,中方全都是回应和反制。反复冲突的结果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中国乃中美一系列冲突中绝对的防御方,而非挑衅者;二是中方很有力量,绝非美国通过遏制打压就能扳倒、窒息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很失败,这从两国在他下台时的发展态势对比中显现得很清楚,中美重新开展合作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的确在过去四年下降了,但拜登政府无须相信延续前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才在美国政治正确,实际情况是,少对抗多合作在所有国家都是民意的深层主流部分。中美有这么大的合作规模,它们是美国人民巨大利益的载体,巩固和扩大它们,无论一些政客和媒体怎么说,美国老百姓的心里自然会有一杆秤。▲



美国悖论带给世界深刻警示

王义桅

观看风声鹤唳、荷枪实弹下的拜登就职典礼,直观感受是:特朗普时代结束了,但特朗普悖论开启了:一个自诩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怎么竟打破惯例不出席新总统就职典礼?一个自诩伟大、靠推特治国的总统,最后得到的却是被推特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封号?

特朗普悖论背后其实是美国悖论。所谓美国悖论,就是成就美国霸权的也在损毁美国霸权。比如美元霸权让美国赢得大量铸币税和转嫁债务权、金融制裁权,也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锈带地区的美国人反对美国;造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对抗——华尔街要全球化,产业要本土化,政治地方化;造成华尔街与华盛顿对立,新移民与老移民对立,全球化失意者与得益者对立……

美国悖论则是民主悖论、全球化悖论的折射。所谓“民主悖论”,源自丁一凡先生的同名书,其核心要义是: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资本全球扩张让少数人越来越有钱,出现所谓1%-99%的对立,也就是说资本的逻辑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人垄断了资本,还垄断了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越用越值钱,数据带来民意被绑架,强化政治极化、碎片化,导致后真相,民主失真。

通过资本的代言,封特朗普账号的互联网巨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只隐形的巨手”,来操控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最近感慨说,美国的民主已经被互联网巨头挟持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挟持,而是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这对美国国内政治是一次严重冲击。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问题,因为互联网技术“去权威”,更强调横向连接,反权威、反精英、反体制在技术层面上更容易实现。资本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是纵向的历史遗留问题,叠加横向的新生技术问题,就会产生类似冲击国会山的暴乱事件。资本悖论、技术悖论,助长民主悖论。

这对其他国家有普遍的警示意义:在所谓“后真相时代”,如何管理好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同时约束好资本,使资本不能无限扩张,互联网巨头也不能垄断信息,不能造成新的更大层面的偏好或者强化反理智、反体制的政治偏见,这是整个国际治理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特朗普悖论是美国悖论,美国悖论是资本主

义民主制度悖论,还是全球化悖论:全球化不仅不是美国化,美国还被全球化。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提出“全球化的悖论”,告诫各国应该根据国情,选择恰当方法推动全球化;要推行适度的全球化,充分发挥全球化的优势。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美元霸权,过度发挥就是滥用,带来全球化悖论。

为何滥用?因为以上帝的名义。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唯一代言或者化身,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历史已经终结;还认为自己是可纠偏的,现在的问题只是特朗普的问题,而其他家尤其是他们不喜欢的一些国家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这些观念,让他们总是看不见自身的问题,不搞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者根本就改不动。因为既被利益集团绑架了,又被宗教观念与偏见绑架了,新技术又强化了这种绑架。这也是美国政治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悖论、美国悖论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写照,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第一,任何制度和文明,都要像《大学》里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都要不断地改革和调整,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否则再先进的东西也会变成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所以,各国都需要改革,各种文明都需要创新,都要与时俱进。美国现在已经改不动了,所以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将问题怪罪于中国或归结于特朗普,都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许多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技术的、资本的问题等等,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看笑话,还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希望美国能平静下来。

第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讲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之外,今天我们还要讲的是in the people(跟人民在一起)、before the people(人民的先锋队)和after the people(做人民公仆)。同时,国际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社会不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要强调命运与共。国内“以人民为中心”、世界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重要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数小时,伊朗总统鲁哈尼向他喊话,催促美国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由于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主张以伊核协议“为起点”同伊朗政府恢复谈判,这让人们似乎看到伊核协议的一线转机。

最近,伊朗方面动作频频,“三箭齐发”展示实力。半个月,伊朗举行了4次军事演习。在最近一次演习中,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成功击沉距离美军航母一百多公里的靶船。伊朗还扣押了一艘韩国油轮,借此向美国施压,暗示解除制裁刻不容缓。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伊朗宣布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这意味着伊朗浓缩铀产量和丰度已双双突破伊核协议有关规定,被指“图谋迈过核门槛”。

伊朗的这些行为并非简单的“秀肌肉”,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政策信号。从时机看,伊朗看似激进的

行为,认为伊朗理论上仍在伊核协议框架内,其突破协议条款的行为并非不可逆。因此,在放出“狠话”的同时,仍在积极与美国协调,筹备重启与伊朗的谈判。

目前的迹象显示,拜登政府继承奥巴马外交遗产、重返伊核协议的意愿较为强烈。伊核协议谈判要员温迪·舍曼被提名为副国务卿,拜登团队与伊朗秘密接触的消息也已流出。当然,尽管美伊双方都有恢复伊核协议的意愿,但此协议非彼协议,双方仍自说自话,立场仍有差距。

首先,是关于和解步骤的分歧。伊朗的诉求是美方解除制裁,无条件重返伊核协议。美国则要求伊朗先行冻结核活动,并附加新的谈判议题。如此一来,双方又将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扯皮之中。

其次,是双方国内反对和解的力量都很强大。伊朗即将迎来总统选

伊核协议迎来转机?并非易事

丁隆

行为并非战争前奏,更非试图拥核,而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送别”特朗普政府,警告后者及其盟友在任期最后时刻勿对伊朗造次,并展示其在重压之下,依然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伊朗这样做是以强硬姿态迎接拜登政府。

从对象看,这些举动分别针对伊核协议有效性、伊朗遭受的经济制裁,以及被特朗普拿来说事的弹道导弹问题。借此展示伊朗的战略目标和底线,即原原本本地恢复伊核协议,拒绝将弹道导弹和地区政策作为谈判议题。伊朗行为的逻辑是绝地求生,以斗争求缓和。它试图采取“核边缘”政策,确保威慑有效性,并用“撕毁对撕毁”的方式,将美伊关系打回伊核协议签署前的原形,以便赢得筹码,强化谈判地位,争取以“冻结(制裁)换冻结(核活动)”的方式,在同一起跑线上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博弈。因此,伊朗的新动向仍限于战术和策略层面,其外交和安全战略并未改变。通过谈判恢复伊核协议,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仍是伊朗的选项。

对于伊朗的新动向,一直维护伊核协议的欧洲缔约国发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甚至认为其完全偏离伊核协议轨道,谋求拥有核武器。欧洲国家视白宫易主为伊核问题的重要转机,致力于配合拜登政府恢复伊核协议,自然不愿看到事态朝相反方向发展。然而,它们对伊朗的真实意图心知肚

明,国内政治氛围不利于迅速缓和与美国的的关系。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内反伊朗势力得到强化,拜登政府恢复伊核协议的努力将受到多方掣肘。

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几年里,中东战略态势已发生巨变。客观地讲,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重塑了地缘政治格局。在其撮合下,美国的中东盟友间实现大和解。美国的中东盟友网络得到拓展与巩固,伊朗被地区国家进一步孤立。在“多对一”的态势下,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阵营化”愈加明显,伊朗与地区敌手间的安全困境犹在。在新格局下,美国若与伊朗改善关系,势必遭到一众盟友强烈反对,这将使拜登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因此,预计拜登政府将优先应对抗疫等国内挑战。在外交上也会先易后难,押后处理伊核问题,伊朗和其他中东问题也未被列入其百日执政计划中。

虽然恢复伊核协议绝非易事,但拜登政府上台后,美伊关系将触底反弹,“缓和”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基调。双方恢复接触和谈判值得期待,这将为伊核问题最终解决提供基础。伊核协议其他各方也会珍惜即将出现的机会窗口,共同推动恢复协议。美伊关系走向缓和,阵营间实力差距缩小,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中东有望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中东研究所教授)